

玄覽堂叢書續集

第十五冊

卷之三

三

倭志

日本古倭奴國在大海中於閩浙為東北隅其國主以王為姓世世不易文武官僚亦然有五畿七道統郡至五百七十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師討日本者沒於水不得志日本亦絕不復來貢高帝初遣使臣趙秩諭降之僧祖朝來貢方物十三年承相胡惟庸謀叛令伏精兵貢艘中計以表裹挾上即不遂掠庫物乘風而遁會事露悉誅其卒而發僧使於陝西四川各寺中著訓示後世絕不與通於

是遣信國公湯和等沿海規畫自南直隸山東浙江
福建廣東西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為名犬牙單籃錯矣
永樂初太監鄭和等齎賞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
詔厚賚之封其鎮山賜勅令百道興之期期十年一
貢無何三千人犯遼東為都督劉江所破殺無噍類
自是歛跡不敢大為寇而小小抄盜亦不絕或其主
不知也具貢則恒多先期而至要以利中國給賚興
互市為利耳嘉靖初其主幼冲不能制群臣右京兆
大夫高貢使宋素卿貢亡何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
宗設貢咸強請勘合後先至寧波爭長不相下宗設

衆盛於宋素卿遂攻敗之追北至紹興彌諸郡縣殺掠以千計都指揮劉錦及千百戶等官遇之皆死後以詔指諭且下宋素卿獄始肯聽徐徐解自是有輕中國心矣而中國亡命者多跳海聚衆為舶主往來行賈閩浙之間又以財物役屬勇悍倭奴自衛而閩浙間奸商猾民覬其利厚私互市違禁器物咸托官豪庇引有司莫敢誰何黠者又多取其責匿去莫與醉舶人恐則輒有所殺害而他舶不為商者又行剽掠海中漸彰聞朝廷慮之乃特設閩浙巡撫開單門聽以軍法從事而所用撫臣朱純素潔廉然銳果壯

往則日夜練兵甲嚴糾察數尋舶盜淵數破誅之而
又嚴根株通海者令迫急諸豪右咸惴惴重足立其
仕宦貴臣相呴紓不休竟以擅殺逮紓及置二司用
事者於理紓恚自殺乃罷巡撫不復設而舶主土豪
益自喜為奸益甚官司視以目莫之禁矣壬子賊始
犯台州破黃巖象山諸邑議復設提督都御史用家
嚴為之時沿海衛所軍久廢弛不習戰軍府草創財
用殫屈家嚴於是益召募駛勇委良將申約束叢謀
其巢穴覆之斬獲以千計於是移舟而南犯吳松郡
一郡固都會素沃饒而其民愈怯弱賊至則咸壞散

不支稻載而去所被攻剽郡邑爭以檄書上聞巡撫操江憲臣相繼罷而家嚴又以雲中急改節鉞

天子數憂東南計用張經矣倭賊勇而慙不甚別生死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閩浙人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反客主勞逸而用之此所以恒勝也大群數千人小群數百人比比靖起而舶主推王直為最雄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峯彭老不下十餘帥張經者南京兵部尚書也朝計調二廣狼土兵討之而經舊嘗為彼總督有威惠經亦慷慨以平賊自負故用為大帥節制當天下半得以便宜

行事開府辟召諸郎署叅佐中外忻忻謂賊旦夕盡
矣然經素貴侈靡行事有承平風而諸特用大將何
卿沈希儀等名位極老而驕新進之士又慄猾果往
速退田州瓦氏及山東槍手兵連戰敗去經望實稍
稍損矣而侍郎趙文華出督察文華繇上疏行有所
負挾顧指凌經而經以大臣自重出具上文華恚則
疏連劾經謂其才足辨也特家閨避賊讐故嘆喟緩
賊爾而會兵科亦有言上怒甚趣使捕徵經經則
已聚兵大破賊於嘉興斬首二千級溺水死者稱是
兵科言宜留經以賊平自効不聽併巡撫李天寵皆

論死文華既已攘其功則奏超巡按御史胡宗憲代天寵督臣亦有更置由是中外文武惴惴重足立憂不在倭矣文華俄還朝進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而宗憲亦遂以兵部侍郎總督無何徐海入寇圍巡撫阮鶴躡浙地告急疏上尚書趙文華請出督許之其進止機宜如張經加重乃與宗憲誘徐海降而合兵掩捕平之徐海死進文華少保宗憲亦遷右都御史又明年獲王直王直者故徽人也以事走海上後為舶主頗尚信有盜道雖夷主亦愛服之而其姓名常借他舶以是凡有入掠者皆云直主之蹤跡詭秘未可

知也宗憲亦徽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降吾以
若為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而直亦自奮言必能肅
清海波贖死命宗憲與之誓甚苦直信之從入杭州
宗憲具狀聞上然不敢悉其故廷議以直元亮不可
赦棄市宗憲亦得加太子太保餘遷賞有差然其衆
無歸者而寇復犯淮揚不利連犯吳越巢閩中首尾
七八歲間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千萬官軍
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數十萬雖時有勝負雅不相
當而轉漕軍食橫賞賜乾沒入橐中者以鉅萬計天
下騷動東南髓膏竭矣胡松著海圖說曰始倭之通

中國也實自遼東今乃從南道浮海率自溫州寧波以入風東北汛自彼來此約可四五日程蓋其去遠甚遠而去閩浙甚邇若盡具國界則東西地長行可四五月南北也短行三月而皆極於海具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未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舶回則徑收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

建彭湖島分船或之泉州等處
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

若正東風猛則必由

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

門分船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

而犯定海經大猫洋入犯象山奉化

由東西厨入湖頭渡

犯昌

浦明犯台州

入桃渚海門

正東風多則至李西皋

壁下陳錢分船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

過漁陽山西頭洞二

姑山入聖浦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過霍山

洋五島列表平石則犯寧波之龍山觀海

犯錢塘

過大小衢徐山入鱉子門赭山薄首城

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匯

過馬跡潭犯太倉

過馬跡潭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

而犯瓜儀常鎮

山入賺月嘴涉谷橫山若在大洋而風歛東南也則

犯淮揚營奉

過步洲洋龍沙入藍城口則淮安入廟
灣港則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營

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趁遼陽趁天津大抵
倭舶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難準定
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
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
月為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劫之權雖曰在倭而其帆
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有備者率勝前此入寇
者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竺前竺
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

之人亦間有之蓋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愚富而淑者或附貢舶或因商舶而來其在寇舶率皆貧而愚且山城居號令又不行於諸島而山口豈後出雲又各專一軍如中國總督府之儀

相吞噬今惟豈後強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以貪殘亡倭蓋無常尊定主矣

山城居倭王別號也

先北虜次南倭志大害也又次安南患大舉也又次哈密志大謀也夫哈密奉矣閉玉闕而絕西貢之路可也安南故雖故版圖寔之久矣弗復可也北虜不易勝者也倭能勝而不得所以勝之者也練士卒固

陰要明賞罰此書生談耳竊艱有易之者乎夫虜與
倭亂我者也非欲有我者也憂不在南北而在中土
機不在將帥而在朝廷失不在地利而在人心嗚
呼亦未如之何已

七言奉和之四

愁不寄愁愁更愁，一腔真未十分。休休莫管人知否，

休休（休休）半是醉翁之意，半是不爲醉翁之意。休休，

休休（休休）半是醉翁之意，半是不爲醉翁之意。休休，

海寇議前

范表

寧波自來海上無寇每年止有漁船出近洋打魚樵
柴並不敢過通番者後有一二家止在廣東福建地
方買賣陸往船回潛泊閩外賄求把閨官以小船早
夜進貨或投托鄉宦說閨戎祖宗之法尚未壞也
二十年來始漸有之近年海禁漸弛貪利之徒勾引
番船紛然往來而海上寇盜亦紛然矣然各船各認
所主承攬貨物裝載而還各自買賣未嘗為群後因
海上強弱相凌互相劫奪因各結舡依附一雄強者
以為船頭或五十隻或一百隻成群分黨分泊各港